



09132

讀詩經卷二

宵巖趙良燾著

二雅

呦呦鹿鳴

首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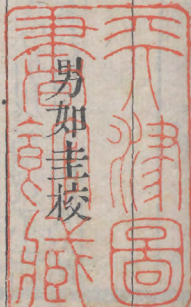
鹿鳴燕禮也曰鼓瑟禮所謂升歌三終者曰吹笙禮所謂笙入三終者而間歌合樂已備其中燕禮無授公束帛之儀而詩曰承筐是將則忝用饗食鄭氏所謂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按王制讀詩經

卷二

周人養老兼修三代之文說者謂春夏則先饗次燕次食秋冬則先食次饗此尊賓亦如養老一日之中畢行三事所以盡我之歡以求竭人之忠庶無斲于周行之示耳古者於旅也語所謂示也

將母來諗

上文兼言父母此獨言將母者母尤親也以事母之心事父則愛摯矣以事父之心事君則敬深矣人臣惟知有君君則知其有母不待來諗而如或諗焉以視北山之憂我父母其用心爲何如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

采薇言一月三捷特設辭以振厲三軍之氣其實馭戎之道守備爲先戰而勝不如自爲不可勝以却人之兵故此詩但云往城于方而已竹書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拘昆夷城朔方時文王繼爲西伯之五年也按此與毛傳王謂殷王正同首章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若以王指文安得有天子所耶昆夷曰拘則伐之朔方曰城則禦之亦與此合所謂王者之師也

一朝饗之

讀詩經

卷二

二

大行人諸侯來朝廟中將幣皆有饗獻常禮也此則敵王所愾而獻其功乃設鐘鼓之盛樂烹太牢以飲之而錫以先世之所久爲珍藏者故曰一朝言特數也按春秋葵邱之會賜齊以胙而彤弓旅矢則惟晉獻楚俘一賜而已報大功也奈何有歌此詩以燕聘使者

六月采芑

宣周之賢王而詩入變雅殆其時有不得不變者也自成康沒而頌聲寢懿夷衰而怨刺興列國之風變

矣王朝所謂雅可知也顧自懿以降詩皆不錄首錄
宣王殆取其變而不遠于正者乎獵狝之薄伐以嚴
翼奏功蠻荆之來威以顯允振旅此王者之師固采
薇以後所不易見而吉甫方叔卒不得與南仲同居
正雅何也司馬之法冬夏不興師非迫于涇陽之侵
陵則戎車奚飭以六月夏官之法天子設六軍非怵
于荆楚之強盛則車乘何取于三千其急而用六月
者變乎先王之不奪農時矣多而至三千者變乎先
王之首賦六鄉次賦六遂次賦公邑矣事變而詩遂
變序所爲小雅盡廢四夷侵而中國微者宣王所遭
之時然也是故東都之會同所以戢羣侯漆沮之田
獵所以講武事亦國家鉅典也而必誇其車堅馬同
御良射善旌旆之悠揚徒御之嚴整所爲外示其有
餘必中有所不足者也要以周自昭之南征不復夷
之下堂而見諸侯天子微弱雖以厲王暴虐國人逐
之易如摧朽宣承其後而欲興衰撥亂固有萬不得
已而示威示衆于天下者觀其鴻雁之安民庭燎之
勤政外攘本於內修非其變不遠正者歟何後之論

者徒執王子晉之言幾置宣與厲幽同列也

祈父

祈父一詩於宣王時事無涉說者遂以千畝之戰當之顧千畝卽敗績於姜戎亦一時事耳何至久役而靡所止居憂及尸饗者乎至于黃鳥之遶異國而不得所我行其野之依婚如而不見收民之困苦流離視鴻鴈之還定安集顯爲違背不應宣王一人之身而前後頓異若此自東萊呂氏以爲未見其必爲宣王而後知泥于序說者之未足以讀詩也予嘗玩其

讀詩經

卷二

四

辭逆其志或汾王奔彘司右虎賁之屬有從之者或平王戍申畿內之民有不遑將母者不敢斥王呼司馬而告之而黃鳥行野頗與王風之中谷葛藟等篇語意相似則此數詩者庸詎知非厲王之時歟抑詎知非平王之時歟

斯于無羊

斯于考室無羊考牧中興氣象於斯可徵而其詩顧承刺後者孔氏以爲著其終善使宣王不失爲賢君意則然矣未盡也殆詩人歌其事以頌之而隱以箴

之也乎夫營室以續其祖妣養牲以隆其享祀固國家大典所不容已者而二詩皆終之以占夢夢幻境也無其夢而設言之尤幻境也然而人之有夢結于思慮通于鬼神行善則魂清魂清則夢吉行違則私擾私擾則夢凶即使至人無夢而國家有道民物誠和我夢可占卽牧夢亦可占故周禮季冬獻羣臣之吉夢臣夢於王何與而獻之以爲歸美者不以見君民之志氣相通天人之以類爲應哉然則二詩之終以占夢者若以王之始勤終怠不待規誨於臣工第自察其夢之有未祥卽以知天之不可假易也夫宣承流毓之禍幾殺其身賴共和協輔之力國家再造其欲子孫千億宜君宜王時物豐稔旣庶旣繁者私心必倍毀于文武何以甫傳及幽而艷妻羣小訐于內死喪飢饉空其師所爲男女之祥富庶之兆太占之竟成夢幻也此詩人早慮及此而箴之以修德格天無忘雲漢之初心也夫

不敢戲談國旣卒斬何用不監

此家父將欲納忠而先悚之以聽也人君任用羣小

必欲箝人之口不敢戲談幾如厲之監謗然國祚終危前車之覆後車之鑒與國休戚之臣不能不言可以其言爲戲而始置之耶或疑此爲東遷以後之詩以卒斬二語似道其事之已然者然當厲王奔彘二相行政已十四年非旣斬乎幽監在厲毋使今日之任尹氏一如昔之任榮公也可哉

瑣瑣如亞則無癩仕

天怒人怨一小人已足以致之而又以高位寵其親黨羣奸滿朝國其殆矣而好惡拂性災必逮身卽尹讀詩經

卷二

六

氏亦終不免戒之曰無不忍坐聽其危亡而示之以轉禍爲福之道蓋能開賢路而黜羣小斯足輔王心以畜萬邦匡救彌縫莫急于此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爾雅釋鳥謂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烏雖毛色俱同雌雄自別曰誰知者非不可知不敢知也蓋君臣同惡予聖自雄雖故老占夢亦任訛言之變是爲非諱凶爲吉而不敢直言以觸其怒夫是以讒口愈張王惡日稔而君子惴惴焉局躄于高厚之中以求免

于虺蜴之毒又安能以謇諤挽唯諾之風耶

作都于向

皇父爲王卿士總統百官豈能常居私邑而顧作都于向者蓋隱懼王室之將騷故遠西周而營東都以爲避禍地也竹書於宜曰奔申之後誌皇父作都得其情矣且其擇三卿之多蔽及居民之有車馬者遷徙于向固將以向爲狡免之窟自矜得計而以爲孔聖也然自西戎作難周轍東遷而皇父永不見于春秋則小人亦何益之有

讀詩經

卷二

七

曾我誓御懔懔曰瘁

兵戎饑饉大臣之責而憂心日瘁乃在宮闈之小臣其曰曾我云者蓋見此憂之不應及我而無如凡百君子之莫過而問也嗚呼文武之澤長矣罔命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於此可見

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無拳勇而病微燼其人已無能爲而顧肆讒言以階亂者亦恃其與居之徒耳然如皇父之七子暴公之二人朋黨爲奸倘遇智勇之主一旦怒而黜之易如

反手爾徒幾何固以啓讒人悔悟之心而陰諷王以除惡者意尤切也

大東

此下國大夫念西周之將傾欲上達其忠悃而窮而無告之辭也其用意全在首章如砥如矢假行道以喻王政之蕩平正直君子履之無偏頗之心小人視之無愁慘之色上下各得其所周先生聯選適爲一體者此矣今則賦役徧困于東寵祿徧厚于西羣小得志王聽不聰仰視河漢耿耿小明耳使其能監東

讀詩經

卷二

八

人之苦衷則主絲帛者織女何不哀其杼柚之空而報之以成章主關梁者牽牛何不哀其往來之困而代之以服箱何以分布周羅會無異于啓明長庚天畢之無益于實用也噫亦窮矣考天官書箕主八風后妃之府其舌上引則讒言起于宮闈矣艷妻煽處之象也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海其柄西揭則天樞傾于東南矣周宗將滅之象也此皆下國微臣所欲言不敢言者託諸列宿以顯刺天之助虐而陰諷王之召亂所爲以古準今潛焉出涕者也按譚爲

東方小國王政不均供億徵發之煩小國尤困觀其
沈泉穫薪之喻與曹之卒章畧同蓋已兆列國之風
矣

楚茨信南山

楚茨二篇序皆刺幽玩其辭莊敬和平無所爲刺集
傳易爲卿大夫之祭禮得之矣而其意亦未嘗泥也
今考楚茨爲酒食以饗祀統一祭而言也其始之以
妥侑者少牢尸入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食告飽
祝侑尸又食主人拜侑祭以薦熟爲正天子與大夫

讀詩經

卷二

九

士同次章曰絜爾牛羊少牢無牛天子之公卿位尊
禮云大夫以索牛鼎俎當不用羊矣少牢不言祭
祊而祊之見于禮者則與詔祝于室坐尸于堂用牲
于庭升首于室相次爲文是天子諸侯所以求神者
也少牢正祭賓長修牢肝其賓尸次賓羞羊燔此則
從獻之俎燔炙悉備惟特牲饋食有之士賤不嫌與
天子同也少牢嘏辭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又曰
眉壽萬年義已侈矣此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建極
者皇公卿安敢干此至于祝告利成而鼓鐘以送禮

所謂尸出入奏肆夏者是也神保既歸而君婦廢徹禮所謂九嬪贊后薦徹豆邊者是也祭畢而燕同姓特牲有云徹庶羞設于西序徹昨俎設于東序註皆以爲將燕少牢第云主人退有司徹不言燕也是少牢禮變于特牲不敢以大夫僭諸侯其可以公卿僭天子耶且以信南山合觀之其爲天子禮益明楚茨詳于饋熟之後信南山詳于朝獻之前自首章至四章卽楚茨所謂我蓺黍稷者也惟畀我尸賓一語畧括楚茨神嗜飲食賓客獻酬之義五章清酒集傳謂

讀詩經

卷二

十

鬱鬯之屬駢牲謂赤色周所尚也是據周官鬱人和鬱以實彝牧人陽祀用駢牲者釋之矣祭之日尸入室王以圭瓚酌鬯獻尸尸祭之啐之奠之以求神是之謂灌既灌然後迎牲故駢牲從清酒也牲入王親執鸞刀啓其毛以告純取其血以告殺若少牢則司馬刲羊司士擊豕無所爲牽牲親殺告幽全之物矣由是腥其俎熟其殺設饌于堂延主人入室徙饌室內祀取腸間之脂合蕭與黍稷燎諸燼炭所謂取其膾以升臭也自灌求諸陰燎求諸陽禮行于妥侑之先

皆楚茨所未及楚茨尚有可通于公卿者信南山則非天子莫能有此禮矣觀集傳於鼓鐘引大司樂文於清酒章引郊特牲文則朱子雖易爲公卿而於序所謂天子之祭禮者亦未敢決其必不然也特以爲傷今思古二篇中則未見有衰世之意云爾

攸介攸止丞我髦士

介畔側也耘耔稍暇則就田畔而止息之殆禮所謂郵表啜者耶古者歲事旣畢民皆入學至春乃出則農民固素習于父師少師之教矣倘其中有知孝弟讀詩經

卷二

十一

伊寡婦之利

農夫水耕火耨終歲勤苦以冀秋成縱大有年亦豈肯使粒米狼戾者乃不欲其貨之棄于地而尤不忍人之絕于天若固留其有餘以補窮民之不足脫非先王發政施仁有以深中於人心則田中餘穀亦惟禽饗之耳何忽然動念于寡婦也

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

四詩皆朱子所疑正雅之錯脫在此者其爲成王時詩歟案尚書成王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周公往營之伴來告卜王至新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於是其清廟之詩及二十五年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各以其方物至於是逸書有王會之篇蓋其時去文武未遠大澤涵濡皇威震疊天下莫不畏懷而天子方耀德不觀兵奚取于韎韐鞞琫之餘然則此詩應非成王又非成康以下懿夷諸王所能爲也意宣王以

讀詩經

卷二

十二

撥亂興衰之志爲內修外攘之謀親御戎服張皇六師觀瞻彼洛矣所詠固與車攻吉日之選徒差馬同一奮發振厲之規模焉蓋自厲王暴虐萬民背叛幾至毀室取子而宣王能再造其宗社故詩人美之以保家室保家邦也且厲任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久矣今天子至洛六服來朝相與燕樂故裳華以德譽文章美之而於其中有任方伯連帥之職者則又以屏翰爲憲戢難受福望之彼交匪敖君臣所由固也鴛鴦以答桑扈頌而兼箴蓋于飛則收以羅畢戢翼

則樂其在梁隱喻天子之維制羣侯而用之爲羽衛
其乘馬在廐又以喻衆賢之萃于本朝而養之以穀
祿此萬年遐福之基也又何致有千畝敗逋白駒遠
遁者哉今取四詩讀之或宣王之小雅變而近于正
者雖以繼成康之後可也他如車牽以燕新婚周家
固多賢醜然如太似邑姜所遇皆大聖人惟順以承
之耳而令德來教則脫簪珥以待罪永巷者頗爲近
之其曰覲爾新昏以慰我心或姜后之賢德素著而
作是詩者爲共和輔政之老臣歟

讀詩經

卷二

十三

魚藻

此詩三章僅十二句言魚在在藻者三言王在在鎬
者三豈樂飲酒四字而兩言之順逆以趁其韻其不
同者四語耳而所以頌美天子義無弗該有頌其首
喻天子居尊而首出也有萃其尾喻天子長駕而遠
馭也依于其蒲喻鎬京披山帶河所謂金城千里萬
世帝王之業也結之曰有那其居隱進以恭已無爲
以德居所而四方環拱之象焉辭簡旨遠其爲武王
考卜宅鎬之初與其羣臣燕飲以樂之者歟說者必

以爲刺幽豈魚藻之義哉

采菽

采菽之詩其諸侯入覲天子饗禮而歌之者歟不言
覲而曰君子來朝朝覲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覲禮
亦曰諸侯前朝鄭註覲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
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路先設路下四亞之卽詩所
謂路車乘馬也諸公奉篚服加命書于其上卽詩所
謂衮衮及黼也賜行于禮畢之後而詩言之于前者
燕示慈惠將明天眷之福祿申重而首述王恩之寵

讀詩經

卷二

十四

錫優渥也於是追言其始來之時觀其旂而潁潁以
動無敢飛揚聽其鸞聲而嚶嚶以和無敢馳騁禮所
謂乘墨車載龍旂弧韜者是也禮言侯氏裨冕釋幣
于廟賈疏引曾子問云諸侯裨冕以朝冕則各裨爲
芾舉一赤芾而公衮侯伯鷩子男毳可知矣又曰邪
幅在下幅偃也偃束其脛自足至膝箋云如今行膝
所以利趨踰謹拜跪也考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
再拜稽首升致命降階再拜稽首擯者延之升又成
拜心至敬禮至嚴皆可於邪幅想見之故卽繼之曰

彼交匪紆天子所予禮謂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者
此其入見時矣夫覲異于朝鄭註太宗伯云朝之言
朝欲其來之早覲之言勤欲其勤王事則諸侯所以
鎮撫四夷承衛京師者必於覲時比其功而詩以其
整肅于威儀知其能恪恭于職位故曰殿天子之邦
也其卒章曰樂只君子天子葵之則覲禮所謂肉袒
聽事天子曰伯父無事歸寧爾邦以諸侯之功罪實
揆度于天子之心而錫予之中隱寓有誅奪之權者
也懷諸侯而天下畏之者此矣自夷王下堂而見諸
讀詩經

卷二

侯覲禮久廢車攻之詩赤芾金舄僅言會同而其禮
行于東都不在鎬京與集傳所謂答魚藻者未符也
則此詩其爲成康時作歟

彼都人士 首章

此詩疑爲東遷以後之作故稱鎬京曰彼都謂之人
士者庶人而有士君子之行也狐裘黃黃美其服也
服其服則文以容有其容則文以辭而所以爲民望
者尤以行爲重威儀辭令之間盡飾于外而內無忠
信之德可乎禮緇衣篇引此詩鄭註忠信爲周與此

毛氏傳同似宜從之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謝功而云肅肅則舉崧高之所謂定其宅俶其城成其寢廟者俱得以二字括之但任輦車牛徒御師旅上二章言之已詳而此復曰烈烈征師不嫌於詞之複乎蓋謝爲淮夷要衝之地使其人非素屈于召伯之威武則雖欲封申于謝而蠻夷逼處勢必以弋馬擾其土功觀江漢之詩云武夫泚泚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正與此詩互相發明先儒謂黍苗一篇美營謝讀詩經

卷二

十六

兼美征淮固非無見

白華

嗚呼周室之將亡申后知之而無如幽之不可與言也白華一詩豈獨憂已之見黜內寵並后嬖子配嫡亂之本也宗社從之矣故其以白茅束菅鴛鴦戢翼喻夫婦之相與有成以刺王之無良見背者第見于詩之前後而兩以之子之遠相應成章其中所謂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茅微物也而雲以潤之漉池北流浸彼稻田池小水也而田得漑焉今王澤不能下流

則物生之瘁卽天運之窮顧乃晏然自安不圖所以
修德回天者赫赫宗周其可久乎薪之烘于燧也物
藉爲照而盲于目者終無所見鐘之鼓于宮也聲遠
爲應而熒于聽者杳無所聞以申后之憂勞悲戚懷
忠欲陳而念之者愈深棄之者愈遠惟讒言有以蔽
其明聰故也史謂褒姒與虢石父比譖廢后及太子
而外傳亦謂王好窮固用讒慝不建立卿士而妖試
倖措鷺在梁鶴在林是高位徒以飽貪殘而好爵不
以縻君子其無以制治保邦宏濟于艱難也可知卒
章曰有扁斯石履之卑兮非特刺王之失于所寵自
賤其身亦謂天之所崇將在缺訖不復有履石乘車
之尊矣昔班姬作賦以綠衣白華同列顧綠衣失位
禍祇及身猶得以我思古人自解而白華則以嬖寵
之私將致申呂之難故始之俾我獨者猶夫婦之恒
辭而終之俾我疢者則天下之大憂也噫可以怨矣

文王

序謂文王受命作周非云稱王改元也康成惑于讖
緯遂謂受天命而王天下孔氏引尚書武成史記周

本紀以證其說顧武成明云大統未集孔傳謂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則安有王天下之事乎考本紀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聞之者曰西伯蓋受命之君蓋者疑辭也諸侯見其道行化洽意爲天命所歸耳又云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伐耆國明年伐邗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於其崩而稱西伯仍殷之封爵明其終爲臣也其下又云西伯蓋卽位五十年稱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此元命包

讀詩經

卷二

十八

乾鑿度合符后諸書之旨漢儒所習傳史公殆心非之故特置其說于正文之後以存疑焉禮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追王太王王季歷文王昌是則文之稱王後人尊之未嘗身自王也旣不自王又安得以四十二年之侯服一遇虞芮質成遂謂受命而改元耶顧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何也此其義在經之上下矣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皆從其旣沒之後推而論之以爲聖人之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其靈爽不可磨滅而日與上帝相周

旋故子孫蒙其福庇自后稷傳世至今遂得代商有天下耳故凡此詩所謂天命帝命駿命去殷而眷周者皆自武王以後言之非謂文王也而其致此之由則不能不歸本于文王蓋皇天親有德饗有道直古今不易之理大明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皇矣之詩兩言帝謂文王亦謂盛德如文先天不違後天奉若其心之所思身之所履皆若有鬼神相之耳如必以受命爲王天下則太王固未王天下者何詩亦曰受命旣固也善乎孔安國之傳武成曰文王受命有此讀詩經

卷二

十九

武功成于克商設非武王繼之則功固未成矣而稱王改年之誣益見

篤生武王保佑命爾變伐大商

此詩本爲武王發而由武王推本于文王大姒又由文王推本于王季太任蓋言其世有積德克享天心不以武王之伐商爲有愧于祖父之侯服也且商受在位五十年慢神虐民使陰陽不和久矣武王承天命而伐之亦欲以腥聞之天下易而爲永清之天下耳故末章言肆伐者太公之志也此章言變伐者武

王之心也

綿

綿謂文王之興本由太王讀其詩可以証頌之天作
寶祭太王而非時禘也太王遷岐爲王跡所肇基文
王治岐爲王業所由盛故二詩惟歌二王不及羣公
并不及王季其首章所謂漆沮復穴者意非詠幽不
過以幽之始微爲下文緣起耳人知太王之遷迫于
狄難不知岐下周原在天旱闢一興王之地以報周
家之積德累仁故挾賢妃以胥宇合衆謀以灼龜在
讀詩經

卷二

二十

此經若不勝其審慎周詳而頌直曰高山天作也頌
於太王第曰荒之不言其所爲荒者頌取尊神無容
縷述其播遷之跡雅以陳戒自宜歷詳其締造之艱
於是從考卜定宅之餘詳述其居民受田詳述其作
廟營室詳述其阜應立門冢土動衆詳述其木拔道
通昆夷奔竄頌所謂荒於是可見而次第整嚴規模
宏遠彼作一如天作文王遂緣以興終之以二國護
田則天命集四臣輔政則民情歸此卽頌所謂康之
者矣合二詩觀之雅法文王而獨詳太王俾成王聞

之知功德如文亦惟求不墜其先業也頌祭太王而并詳文王俾鬼神聽之知繼述有文而自樂其垂裕于後昆也當文王生有聖瑞太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蓋聖祖神孫之相爲憑依也周公其知之矣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文王曰亶亶此詩曰勉勉匡衡所謂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顧何以使左右之士師旅之徒皆有以窺其純一之德以歸心我王則其以綱紀約天下而所讀詩經

卷二

二一

以張之理之者微也盡天下之境曰四方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二語卽魯論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是也下章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卽魯論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統全詩觀之大學之所謂齊家治國乎天下者備具其中孔子之得統于文王也蓋信

自太伯王季

美王季而兼及太伯者王季不得承統太伯讓之故也太伯之讓以知王季尤以知文王使王季不能篤

慶則讓爲無功使文王不能事殷則讓亦未爲美論者徒以皇矣之詩爲天之監周代殷而不知周之王業至文王而後盛商之廟祀亦藉文王以稍延故伐密伐崇盛推其武功之無敵正隱著其臣節之獨難三分有二以服事殷魯論稱爲至德與太伯同而王季之友得文王而愈爲錫之光也不然採藥之行不返矣荆蠻之亡子何爲進叅于岐下之興王哉

靈臺

靈臺遊觀辟靡教育事不相侔而詩人合詠之者蓋

讀詩經

卷二

二二

以文王之德上下同流遊其中者莫不得所故於前二章不言其望氣書雲而惟以鳥獸魚鼈見萬物之感若於後二章不言其習射養老而惟以鼓鐘矇瞍美九奏之有倫事有存于耳目之習聞習見而理通于位育之致中致和者此類是也况靈臺辟靡同在近郊則當時學士大夫從文王講學行禮之餘臨觀臺沼肄習聲容尤足爲藏修息遊之助此文王不私一己之樂而天下亦遂能同文王之樂豈非孟子所

謂王民皞皞者歟說者謂民始歸附故大合樂以詳

之亦淺之乎論文王矣

匪棘其欲適追來孝

天子之城十二里文王代崇作豐城如十里之成下
于天子而已大于侯伯若欲恢拓其疆境者故詩人
特表之曰匪急一己之欲也乃追前人之孝耳前人
謂王季武成曰王季其勤王家志豈在求寧外耶

生民

朱子以生民爲受釐之詩蓋思文配天已見于頌而
雅施于人不能施于神則此詩其爲賓尸時所歌歟天

讀詩經

卷二

二三

無尸而配天者有尸卽后稷也

虞夏傳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石渠論周

公祭天以太公爲尸皆妄言不可信

當正祭時燔柴掃地禮質而嚴故

歌詩特簡至于祭畢而燕則爲述其始生之神異以
樂尸且及其樹藝之精勤肇祀之誠敬以儆嗣王故
歌詩不厭詳也后稷生于姜嫄郊禘履跡毛鄭異說
鄭本史遷集傳從之雖毛說近正第置之隘巷置之
平林置之寒冰不應無故屢棄其子則以稷爲天地
氣化所生聖人固有異于常兒觀于龍蓀之流褒姒
以孕天能爲妖以亡周獨不能爲祥以興周耶而緯

書遂謂堯受圖書后稷有名錄苗裔當興故文武因
之受命除亂此又惑于履跡之異益爲怪誕者也要
以天之愛民甚矣不忍任其困于艱鮮又不能自教
之粒食于是特生后稷以屬之后稷生而岐嶷性好
稼穡菽禾麻麥芾豐草以興民藝者卽頌所謂率育
秬秠糜芑降嘉種以教民祀者卽頌所謂陳常其功
之被于烝民者大則其德之眷于天心者深故自有
邠卽室廟祀薦馨嗣往歲而興來歲以迄于今成王
之世而上帝之歆我豆登者歷千載如一日也然則

讀詩經

卷二

二四

生民歌於燕尸蓋推尊祖配天之所由來以示後之
爲子孫者知后稷之始基靖民而重農崇祀務求小
民之依以無招罪悔于上帝也云爾

敦弓旣堅

合下章

祭畢而燕禮無行射之文然考諸侯燕禮於司正安
賓主人獻士之後有曰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
射之禮是燕不必射亦不必不射今王與族燕而欲
娛其父兄之耆老者故以雕弓四鍍自與賓射而序
賢序不侮祇以中多爲雋更無爾爵之祈則與射禮

亦有不盡同者意在燕不在射也既射而異姓之賓俱出則爵行無算不以膳宰爲主人而曾孫自爲主人矣酌之以大斗祝之以壽祉景福此周道親親所以聯九族爲一體又何至有角弓翩反如小雅之刺幽王者哉

螯爾女士

甚矣妃匹之際子孫賢愚所出卽國家存亡所關也然以聖主而得賢妃非人力所能強故太王之遇姜女曰天立厥配而摯仲之來嬪莘妣之作合皆有赫讀詩經

卷二

二五

赫在上者以監之蓋女而士行固若是其難也公尸之告及此可謂善言天者矣要之以飽德爲本

公劉

公劉述先公之治豳與七月類而其詩不爲風而爲雅何也風者下之所以感上者也故七月多詳于民雅者上之所以正下者也故公劉多詳于君意各有主則其體自不可以強同也公劉當夏政旣衰棄稷弗務不窟失官之後思有以戢和其民心光顯其祖業知戎狄之間非所以立國于是乎棄郤而遷于豳

顧遷非可以苟也詩特詳其未遷之時積倉裏糧兵食之足將遷之時陟巘降原營度之密旣遷之時建國立君禮儀之肅制軍定稅典法之詳卒乃總其終始而言之涉渭取材成宮室也而器械從此利止基廼理定井疆也而兵農由此合一時草創之業千古宏遠之模雖文王治岐周公制禮莫不權輿于此此豈國史所謂一人之事一國之風哉其列在大雅也固宜而吾謂公劉一詩其事尤有與七月相備者七月之于耜舉趾條桑載績謂民之勤于農桑也而田何以能農宅何以可桑則上之相陰陽觀流泉度隰原者之所爲也于貉獻豨之績武功卽三單之所爲習于蒐狩躋堂稱觥之介眉壽實君宗之所爲聯其尊親故七月者從幽居允荒之後詳其風俗之淳而公劉者直從授衣納稼之先詳其經制之備使有七月而無公劉則民之出作入息幾忘帝力于何有亦烏知先公之所以篤厚其民者有如此之經營纖悉也哉此周公於成王蒞政之始諷以七月使知民事之艱難而召公卽於周公反政之餘進以公劉使知

君心之勤苦二公可謂同心以事一人安天下矣觀
周公之告召公曰襄我二人又曰篤棗時二人其協
恭和衷爲何如而序書者乃謂召公不悅作君奭亦
何不思公劉之繼七月而陳戒也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

三軍出于三鄉雖無羨卒其人已多蓋從旣庶旣繁
旣順迺宣得之也下濕曰隰廣平曰原是地之可以
畫井分田者定爲徹法正稅出其中兵賦亦出其中
此地水爲師容民自能畜衆者也不然遷國之初萬

讀詩經

卷二

二七

事草創奚暇整軍而經武乎 考周之徹法張子謂

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故謂之徹其通力合
作者如詩云千耦其耘十千維耦用齊其衆非必彼
此互相爲耕也至若計畝均分則君民通融爲一詩
不宜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矣詩傳遺說謂公田稼
不善則非民私田稼不善則非吏由穀梁觀之似橫
渠之說未必然也大抵周徹卽是殷助公劉夔貢爲
徹殷人用徹爲助不過各新其名耳孟子謂文王治
岐耕者九一文王豈有不遵公劉之法者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

賢人之可爲馮翼者孰如孝行孝而有得于己者卽爲德故曰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周家世德作求美文王者曰邁追來孝美武者曰永言孝思成王繩其祖武亦豈有加于孝而欲孝以格百神孝以順四方不能無資于賢輔此召公作歌所爲惓惓焉欲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者也否則儉人進而吉士遠造德不降則鳴鳥弗聞矣

民亦勞止

讀詩經

卷二

二八

變大雅而首民勞見民爲邦本人主當求所以逸之也無如詭隨之人媚上竊權躬爲寇虐使民或困于役或傷于財不勝勞耳然安民可與行義勞民易與爲非變文王之康田以求安定難矣哉

戎雖小子

戎汝也君臣相爾汝已爲不可况小子乎逸齋范氏以小子爲年少之通稱故詩頌書誥屢稱小子不知頌所謂小子者皆成王自稱之辭洛誥或稱爲孺子冲子而召誥則未有不稱爲王者穆公敢呼厲王爲

小子耶集傳斷爲同列相戒則老夫灌灌小子躑躅
板詩亦不以爲嫌也况此詩前後言王者三而於此
章忽變王爲小子不且自亂其行文之例耶

靡聖管管不實於亶

荀子曰聖人者道之管也故稟聖以立言則爲法言
遵聖以敦行則爲法行言行相符所謂亶也今肆意
任情而不奉道之管以爲管焉則內無以立其誠外
無以防其僞非聖者無法又焉知修德以回天

善人載尸民之方斃尿

讀詩經

卷二

二九

古者天子聽政公卿列士獻詩善人固無尸居而不
言者矣百工諫庶人傳語下民固無呻吟而莫訴者
矣今則上下昏默宗社將墟而莫敢有揆度其所以
然者蓋善人可以救亂而小人之焰張則君子之氣
結庶民亦欲効忠而朝廷之威勝則草野之心寒厲
王之自喜爲吾能弭謗者殆如此

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疆禦培克之人固天所降以禍國者然使女能秉義
類而遏寇攘則彼滔淫之德豈能自播于天下哉其

所以居位而任職者女與之且力與之是女之自求其禍敗也朱氏備善謂人事之得失由氣運之盛衰不得不歸其咎于天者非是

侯作侯祝靡屈靡究

當衛巫監謗之時道路以目應無敢詛呪者故鄭箋以上下相疑而要盟者釋之然詩既託諸殷商則以民之棄紂而厥心違怨厥口詛呪者正不必爲諱也其曰靡屈靡究卽下文所謂內斃中國覃及鬼方者王縱能防一人之口能盡防天下人之口乎蓋明示讀詩經 卷二 三十 以監謗之無益而欲施德以解怨則惟黜彊禦而任老成革暴虐而法典型也可

抑

抑非刺厲集傳辨之詳矣顧其事既無關於王朝其詩獨得列于大雅豈以武公之德本于康叔而康叔本于文王故耶文以緝熙之聖敬著宮廟之肅雝動容中禮性焉安焉而法文者則必自謹飭其威儀始蓋誠之積也難窺威儀有以徵於外命之定也有則威儀卽以養其中故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也賓籒

一篇屢言威儀第其意主于飲酒悔過所以述敬德者未詳而此經則以無競有覺之心發而爲訏謨遠猷之政寢興洒掃謹自廷內戎兵車馬戒及蠻方所爲質人民謹侯度者無不歸于敬爾威儀修身所以爲齊治之本也顧玉藻九容兼及聲氣少儀亦謂言語之美穆穆皇皇則鑒圭玷以捫朕舌無易由言愈見其淑慎爾止物恒交飭亦可謂俾臧俾嘉矣而猶以無不讐無不報恐不惠于賓友臣庶非有得于文之無射亦保者耶而猶以不可度矧可射恐獲罪于

讀詩經

卷二

三一

屋漏鬼神非有得于文之不顯亦臨者耶然則經云弗念厥紹紹康叔也克共明刑刑文王也雖其在朝有戒在輿有規居寢有箴倚几有諫不啻手攜言示面命耳提者較之文王之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安勉固殊焉要其受教聽言以成其柔嘉溫恭之德者亦已密矣故詩人特錄其事于變雅中以明武公之所以見美于淇澳者金錫圭璧之精純其來有自嗚呼有斐不誼曾子引之以釋至善相在不愧于思引之以著存誠武公固爲盛德亦以見文王之舊章儀型

之而克成爲睿聖蕩廢之而能不入于厲幽也哉

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其禍以燼

厲無窮兵黷武之事車馬旌旗必爲諸侯之惡榮公而不享者發也且宣王時北有獫狁南有荆蠻東有徐夷其禍延于共和之後其釁必開于流彘之先則厲之用兵似亦不得已之計矣然王者之欲夷亂必先增修其德今徒挾其窳然中國之氣欲以兵力威天下則徵調而無國不困從役而無民不勞不啻納黔首于火烈之中而頓成灰燼也此雖詩人憂國而讀詩經

卷二

三二

甚其辭然其情亦慘矣

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前言誨爾序爵欲其用賢以救溺也乃不求良人而顧彼忍人則以其忍力濟其貪心職盜爲寇而民之財窮力盡焉然喪其樂生之心而勃然舒其不平之憤寧爲荼毒勢不至滅我立王不止矣故詩首言瘼此下民明上之殘賊其下也自此以後則曰民之貪亂民之罔極民之未戾見下之背叛其上也逸書芮良夫之言曰專利作威民將弗堪又曰予觀天下有

土之君罔有代德爲王之患其惟國人蓋不幸言而中矣

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

不曰無辜而曰何辜是返衷自省之辭也今之人謂民也以我之獲罪于天而禍延于民其可矜憫爲何如仰河漢而自痛殆卽古王六事責躬之心歟

兢兢業業如霆如雷

兢兢業業如遇雷霆之震所謂敬天之怒無敢戲豫者也震以恐懼致福以宣王之敬恭明神宜足以救災弭患者而首章曰倬彼雲漢卒章曰有噍其星祗言早而不言雨殆詩人欲表其修省之心如春秋之於僖公正月不雨四月不雨每時一書爲有志於民焉

我圖爾居莫如南土

巴濮楚鄧周之南土申謝皆隸鄧境與楚爲鄰宣王中興欲服彊楚將法殷宗之哀其旅截其所焉故以才兼文武之元舅出爲州牧而自申遷謝以扼其衝庶幾南方諸國不敢恃其險遠而咸懾于天子之聲

靈矣此皆宣王宵旰之慮所不能一日忘者故曰我
圖也觀黍苗之詩曰召伯有成王心則寧亦可知其
心之不寧者久矣論者徒以申伯之封謝美宣王之
親親賢賢則以四海九州之大何地不可建邦而顧
以爲莫如南土也何歟

烝民

吾不知城齊之役何以厲之仲山甫也豈以齊之徙
治薄姑又徙治臨淄獻胡篡弑之禍實原于周之烹
哀侯當夷厲時齊必有不睦于王室者宣王欲有以

讀詩經

卷二

三四

撫戢之故特以柔嘉維則之大臣爲之往營其城邑
歟不然宣王之命山甫式百辟保王躬集傳謂以冢
宰兼太保其職重矣賦政于外固其餘事同朝中豈
乏剽煩治劇之才克當此任而顧以朝夕啟沃之資
使之率其騶從車馬以僕僕于道途歟揆之山甫以
德輔君之心必不能安吉甫知之故爲作烝民之詩
以贈其行而過其歸所以慰山甫實以諷宣王也小
雅黍苗一篇美召伯之營謝則爲之述其任輦車牛
述其徒御師旅終之以原隰流泉以紀其有成功賦

工役者理應如此而此經於山甫徂齊第以城彼東方一語盡之獨於其懿德之秉于天威儀之力于古明哲悉備保身非擇于險夷剛柔不偏遇物無區于彊寡者津津樂道以著其能補袞職之賢則豈非格君心之急于懷侯服德如山甫宜置諸其左右而不可使之久役于外哉繕治營築之功司空任之王卽不忍以召穆一人旣勞于謝復役于齊而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或號召其近地之諸侯與民任事如春秋之城邢城楚邱城緣陵無不可者而以煩山甫何爲

讀詩經

卷二

三五

他日立魯少子山甫諫料民太原山甫諫言之諄諄卒聽之藐藐宣王之不樂忠讜踈遠大臣其端已兆于此惟見微者憂之耳而序以烝民爲美宣王之任賢使能烏足以知吉甫

韓侯入覲

諸侯繼世而見天子周禮所謂世相朝也乃不以朝禮來而以覲禮入者覲以比功將爲之等其高下定其賞罰以韓侯祖父世爲北方之伯撫馴百蠻故錫命其子孫賜之車服以榮其躬加之追貊以擴其土

恩寵優渥而所以定其貢獻者不過赤豹貔羆之皮而已此文武厚往薄來之經也且朝宗覲遇惟覲爲嚴內祖入門北面聽事恐恐焉若不得歸寧其邦蓋畏之以威者至斯懷之以恩者深宣王之制馭羣侯所以使之修舊職以幹不庭者固曲盡其道矣

韓侯取妻

此詩前後皆言韓侯受命天子錫命之事而於其中忽言取妻以其爲蹶父之子也蓋自厲王暴虐諸侯不朝久矣竹書於宣之四年謂王命蹶父如韓韓侯

讀詩經

卷二

三六

來朝則蹶父爲之協和上下招之以恩禮遂結之以婚姻故於旣覲反國之時而特及之以隱著蹶父之功也觀下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豈僅爲韓姑行也哉

徹我疆土

周之徹法公劉創之文武成之固四方之極也宣承厲王之烈知厚歛橫征所以速禍故封申伯則徹其土田錫韓侯則正其畝籍而於江漢行師不言其執訊獲醜之功惟命以畫疆定稅之法竹書謂宣王卽

位周召輔政首正出賦蓋其所以鑿前車而懲覆轍者久有志于疆理天下矣不然平淮之績豈大于北伐玁狁南征荆蠻而顧于奏凱之時賜之圭瓚秬鬯錫之山川土田幾如成王之於周公也毋乃過歟

率彼淮浦省此徐土

召穆公旣平淮南之夷則淮北人心自宜讐服倘有不服卽移江漢之師以伐之可也何至勞天子親征率其公卿以整師旅循淮而入徐哉考竹書宣王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是兩師同時

讀詩經

卷二

三七

而出也蓋敵之禦我利于合合則勢堅我之制敵利于分分則力弱故以兩師牽掣之使其南北不相犄角而我得專力于一方夫是以率淮省徐如齊桓之侵蔡而遂伐楚也彼安得不震于雷霆之迅擊也哉

徐方旣同天子之功

身歸曰來心歸曰同以徐戎之叛服無常非有惠南國省三農之盛德何以懷之其曰天子之功效在王猷不在王旅也而詩顧以常武名篇者豈謂致治以文撥亂必以武歟亦欲其戰勝于廟堂如古聖人之

神武而不殺也

瞻卬召旻

變小雅之刺幽王備矣艷妻嬖處卽瞻卬所謂哲婦
傾城也噂沓背憎卽召旻所謂蝨賊內訌也顧復綴
二詩于宣王後者亦以見由亂而治其勢難由治而
亂其勢易中興之盛不足弭王室之騷而內寵外嬖
之爲禍于天下者至烈後之人主所當奉爲龜鑑也
夫人主之惑志于女子小人者固心喜其哲而不知
其玷者也顧婦惟能哲則以長舌屈人必且舍蠶織

讀詩經

卷二

三八

之功而外干國政小人惟能飾其玷則以回遘于進
必且阻靖共之路而內潰腹心婦言是用則奄寺相
倚爲奸矣讒口高張則賢臣有位孔貶矣迨至天神
共怒而災害薦臻如降淫刑之網罟居圉卒荒而流
離失所如遭大旱之棲苴國勢至此尚可救藥乎是
故宣之興也以姜后之能進諫幽之敗也以褒姒之
爲厲階宣之興也以吉甫方叔樊穆仲之彌縫其闕
幽之敗也以尹氏皇父虢石父之導誘以邪二詩之
序皆謂刺幽王大壞則其構申節之怨召驪山之禍

已在目前而詩人猶欲教之以法祖幽果能法文武
乎猶欲教之以用舊德幽果能用周召乎固知其不
能也要以古今之天下不可以卒亂則爲後之人主
立一制治救亂之策固莫要于法祖由舊以去讒遠
色而尊賢

舍爾介狄維予胥忌

鄭箋以介狄爲夷狄之來侵中國者集傳從之蓋指
西戎言之也當幽王三年三川竭岐山崩伯陽曰周
將亡矣及王嬖褒姒立伯服爲太子伯陽曰禍成矣

讀詩經

卷二

三九

此皆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者而王胥忌之漠然不動
其心外患能無作乎或以介狄爲女戎卽指婦寺然
詩之斥言哲婦不啻大聲警聽矣何此忽以介狄隱
諷之

昏椽靡共

毛傳以椽爲天椽鄭箋以昏椽爲奄人朱子釋爲昏
亂椽喪從毛說也蓋天天是椽見于小雅正月之篇
此經刺幽王之大壞由于羣小卒章教以任用舊臣
似不宜以刑餘錯襟其間但上經有曰匪教匪誨時

維婦寺而於婦人之階厲生亂已詳言之未嘗及于
寺之爲害故特申論其潰敗國家者蓋宦寺之徒未
能供職而內居宮寢惟以惑亂人主爲心外結權奸
惟以擠排善類爲事其蠹國病民無異蟲之害稼故
上經首言蝥賊而此亦曰蝥賊內訌是兩詩互相表
裏康成之說似可並存

讀詩經

卷二

四十

09132

